

續上

女倭

金馬
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金弓女俠

卷下

白羽作

第六章 循渡口仗劍除妖

浮羅道人無意中獲得一把古劍，仗此寶劍，到處雲遊，頗誅土豪惡盜。這一日行徑小溪旁，倚樹打坐，忽聞近處有了哭聲，一羣村童也奔了去看。浮羅子尋聲過去，聲在林後，是一家村舍，浮羅子過去打聽。出來一羅子一步來遲，響了閉門羹。轉想自己是出家找一小廟暫且休息，挨到夜間，這才略束道袍。此時這村舍微透燈光，哭聲依然斷續時有，聽下平地，挨到窗前，濕破窗紙，單眼看去。果

：「今天不來，明天也脫不過去。遲早你我婆來。浮羅子聽了一時，見那婆子同那婦人一壁

羅子本想推門走進房去，問個究竟，忽又一想忽然走進，她們這老少兩個婦人一定要疑鬼疑出院外，抬手把街門連叩數下，內裏立時止住的向外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扣門，可是劉三爺房外，來到院中，一時呀的聲把門開了。睜了

。藉着月色，朝浮羅子上下打量了兩眼，噤聲

「吡？再不就

是尋錯了人家了吧？」浮羅子忙道：「貧道並非尋錯人家，貧道今日路過貴處，忽聞哭聲悲切，故此特來問個情由。」那婆子又看了浮羅子兩眼，面上現出很不耐煩的神氣道：「道爺不用問吧，就是告訴你，也不濟事的。」浮羅子聽了她這語氣，忙又問道：「照你這話口聽來，難道說是有什麼惡人欺壓你們嗎？」那婆子搖頭道：「俺們這村莫說是沒有土棍惡霸，就是有，也欺壓到不了俺們婆媳頭上呀。道爺還是不用問吧。」浮羅子聽罷，越發的不摸頭腦，自忖她婆媳在此深夜悲哭，究竟有什麼大不得的事，忙又含笑問道：「你們婆媳究有什麼為難之事，和貧道說了，貧道雖不敢說能搭救你們婆媳，但是貧道認識的善士很多，總可代你們設法出個主意。」

，不便久停。返身又回小廟。心想那
留一日，倒要看個仔細。

便在村近這些食物，信步向江岸前行去。逢
一個小小蘆棚，並無異處，便在岸近處，尋了一片
蘆子坐憩林內，正賞玩四外景色，忽聽林外人聲嘈雜，轉
了三四乘小轎，原是奔這片林叢走來，一眼看見浮羅子，
浮羅子見這七八個健漢行跡有些詭異，定睛看時，已隱
日色西偏，猛然就看林外人影一幌，奔向岸前跑去。浮羅
，形影尚未看清，已沉沒岸前提下一排楊柳叢處。暗忖這
想縱到樹幹交叉處，再攀援到樹梢盡頭，看個詳細。但此
，可是這時黑影已籠罩下來，日沒黃昏，四顧蒼茫暮色，
發起勁。浮羅子立起身，仰望近傍一株垂柳，在這欲上又
樂聲音，料定是村中送那四名孕婦來了。穿繞林叢，又向
柳樹，箭一般迅速，躍上樹枝間，隨着攀援到了樹最上處

。浮羅子腳踏的這根枝幹，圓徑不過才有拇指粗細，若換個本領平常的，早已枝折人墜，四五丈高處的柳樹，雖不能跌得粉身碎骨，却也要骨斷筋折。就見浮羅子運動輕功，若大身軀，踏在那指指細細枝幹上，那枝幹毫無些微顫動，十分的穩定，浮羅子攀在樹上，看天上一輪明月已出，江濤洶湧，果甚駭人，波浪起處，猶似片片鱗甲一般，水聲怒吼盈耳。這時鼓樂之音，越來越近，回首向南望去，火把通明，漸走漸近，果然是一簇人擁了四乘花轎直向岸前行來。浮羅子曰不轉瞬，望着他們這簇人，忽聽卜通一聲，急轉首望去。河中水花四濺，好似什麼笨重物件落在河裏。忽又覺得眼前一亮，猛聽林外有人嚷道：「到了，前面那不就是俺們搭的那席棚兒嗎？」浮羅子向林外路上急瞥過去，那羣人已到林前，鼓樂聲停處，隱約聽得轎內嚶嚶啜泣。那羣人見已到岸上，鼓樂大作起來。浮羅子暗忖這定是妖人無疑，倒要看個究竟，見他們怎樣發落這四名孕婦。那羣人直到席棚前，四乘花轎落平，把孕婦都安置在席棚裏，當把帶來的香燭燃着。那羣人誠心不貳，循序朝江面跪拜下去，看那種形像確是令人可恨，亦復可憐。那羣人拜罷，將站起身來，條的水聲嘩的一響，浪花起處，現出一個人來，身軀靈活非常。一個鯉魚鬍鬚們的勢子，早縱到了岸上，落腳處不前不後，恰是香燭之前。浮羅子看了

，當時不禁也是一怔。火光照耀下，看從河中跳溜出這人，光溜的禿頭，一身油綢短衣靠，繫束的很是俐落，却是一隻單臂。浮羅子心中暗忖昨夜村中那婆子說的那獨臂的怪人，大約定是他了，方才卜通一聲，也定是他。祇見這獨臂怪人躍到岸上，那羣人慌不迭的又跪拜了下去，口稱：「信士弟子已遵法諭，給海龍王把四名孕婦供獻了來。」那獨臂怪人聽了，向蓆棚兒裏望了一眼，便忙高聲說道：「龍王在水宮中已知曉爾等把孕婦們送來，特命我出來迎接，爾等不可在此久停，速速去吧，路上萬不可回首張望，要牢牢緊記。遲一時，水勢一起，恐怕波及爾等。」那羣人那敢違拗，回轉身軀，抬了那四乘空轎去了，一路向回道行去，那敢回頭，工夫不大，早走的不見踪迹。浮羅子靜氣凝神，望那獨臂怪人，看他怎個舉動，如何擺佈這四名孕婦。此時就見他看那羣村民走遠，吹一聲胡哨，對面林內立刻有一陣步履聲響，正是那七八個健漢抬了四乘竹兜，奔向岸前。那獨臂怪人剛說了一句黑話，這七八個健漢中有一個急忙說道「俺們來時，那片樹林下有一個道士，不曉此時走了沒有，待俺去看一看。」這個健漢說罷，大踏步跑進浮羅子坐憩的那片林內，各處看了一過，忙跑出說道：「那。」浮羅子攀登的這株柳樹，枝葉下蔽，那健漢怎能看得見。個老道走了。

那七八個健漢來到岸上蓆棚前，放下了竹兜，獨臂怪人便命把四名孕婦裝在竹兜裏，四名孕婦早嚇得手足癱軟，任憑他等擺佈，人已半死的了。那七八個健漢抬了竹兜，如飛奔岸下西南一股小道行去。獨臂怪人從岸傍一株樹，拿下一個小小包袱，就在岸前把身上濕淋淋衣袴換下。猛覺他腰間嘩喇喇一聲響亮，像是七截鞭聲音，見他換好衣服，便就岸上，把換下濕衣服擰了擰，胡亂包在空包袱裏面，圍在身上，一矮身，邁動大步猶如箭離弦般，順西南小道，向那幾個抬竹兜健漢跟踪趕去，浮羅子早看出他等路道來，便不怠慢，一個蜻蜓點水，從樹間落下，心中說道：「這獨臂怪人好快的身法，看來他本領可也十分了得，便也忙施起陸地輕功，追了下去，追了約有里許，看他已趕到那八個抬竹兜的健漢近前。浮羅子相隔也就有一箭遠近，看獨臂怪人十分精細，已覺身後有人跟踪趕來，忙回轉身軀，從腰中嘩喇喇把七截鞭亮將出來。」

此時浮羅子已到他身邊，他定睛向浮羅子看了看，一陣簪笑，拖着手中七截鞭，朝浮羅子一指道：「你這老雜毛，若是知機，休要多管閒事，趁早躲開，我決不和你這入木半截的爲難，否則你可是自持虎鬚，莫怪洒家不仁了。」浮羅子冷笑一聲，罵道：「好個白蓮餘黨！」腔，一回手把劍掣將出來，月光照耀下，寒星四迸，閃灼晶瑩。這獨

臂怪人見了浮羅子這口劍，知非凡品，自不免暗吃一驚，肚懷着先發制人的主意，一抖手中七截鞭，使了個招數，奔浮羅子下三路平掃過來。滿想這一鞭，過去穩把浮羅子跌個筋斗。浮羅子看他來勢甚疾，一撤右腿，劍光下映，鋒銳尋地，一個撥草尋蛇的式子，本意是假把他七截鞭削折。這獨臂怪人手眼是靈巧，一看不得，恐傷了自家器刃，一翻腕子，手中那條七截鞭嘩喇喇一聲響亮，返轉過來，算是僥倖不曾碰到劍鋒之上。立時又改變了路數，轉浮羅子上三路取來，仔細提防，處處躲避浮羅子的劍鋒。獨臂怪人這手中鞭施展的就像一條蟒，左旋右繞，毫不鬆弛。浮羅子不由暗暗驚異，二人就在路間，一來一往打了足有一二十個照面。浮羅子故意把手中劍稍一鬆懈，獨臂怪人觀出破綻，心中暗喜，自忖這雞毛可真是自尋晦氣，當時那肯放過，使了個十足氣力，一鞭直向浮羅子耳傍打去，口中喝道：「老雞毛，莫怪酒家要下毒手了！」他滿心想着已操左券，這一鞭下去，浮羅子雖不腦漿迸裂，也得給擊倒地下。他這却上了大當了，浮羅子看他七截鞭掃將過來，見他已着了道兒，忙一矮身躲過，他那七截鞭已從頂上空掃過去。趁了他的鞭還未撤回，劍光一閃，向獨臂怪人頭上削去。獨臂怪人喊了一聲不好，急忙把頭向下一低，覺得一陣寒風從頭頂間掠過，當時嚇的魄散魂飛，面色如土，回

身撒腿便跑。妖人一跑，那八個抬竹兜的健漢看情形不妙，也不顧那四名孕婦，扔下竹兜，隨了那妖人身後，抱頭竄鼠的逃去。浮羅子的心意，本是救脫這四名孕婦，故此任憑他等逃去，並不追趕。過去一看那四名孕婦，呆若木鷄坐在竹兜上面，手脚早已嚇得癱軟。看昨夜村婆的兒媳，果然也在其內，這四名孕婦驚嚇的雖一時作聲不得，心中却都清楚，也早看穿那獨臂怪人的把戲來，本早就把真魂嚇掉。又看浮羅子同那獨臂怪人厮鬥一處，劍光耀眼，鞭聲震耳，都是鄉間村婦，那裏見過這種陣勢，越發嚇得沒了魂。浮羅子見她四個嚇的這樣，忙把劍收回鞘內，滿面笑容，向她四個孕婦安慰道：「你們莫要驚慌，貧道並非歹人，特來搭救你們的。」那四名孕婦聽了，沉了半晌，驚神方定，手脚才漸漸方能活轉，忙從竹兜上爬出，朝着浮羅子跪了下去。浮羅子她忙叫四個站起，此處距她們的村莊沒好遠，由浮羅子把她四個送了回去，那四乘竹兜即撇在這路傍，這四名孕婦同在家中，自然對於浮羅子千恩萬謝，百般的感激。直到以後，浮羅子到太室山，看望一位釋門中老友壁如，提起搭救四名孕婦遇的那獨臂怪人，從壁和尚口中，才知這獨臂怪人一切底蘊，果是白蓮餘孽。

又過了兩個年頭，漫遊黃山，與武林故友山，盤桓些時，便轉向江南，要去再探

望一位道友。不想路過浙東，聽人傳說山內聚了一夥土豪，爲害地方已非一日，最近又要強娶柳葉村閨家少女。浮羅子聽在耳內，決意爲這一方除害，遂又在方近一探詢，所聽傳言並非子虛。這一口恰巧遇見紀維揚師兄弟四個，向他問去柳葉村的道路，他不由有些驚疑，故此才尋根問底的向維揚等四個盤問。若非聞家那僕人陳陞喊着叫走來，幾乎維揚等一腔怒火發作起來，浮羅子又看他四個行色，也料定他等是聞家請來和匪徒厮拚的。浮羅子既探明了匪徒的行爲，這天便直往柳葉村外匪徒們的巢穴而去。山上那夥匪徒，除「那爲首的會舞幾套槍棍，其餘不過都是恃着有些蠻力，隨夥鬼混罷了。浮羅子闖入匪徒們的巢穴，那爲首的匪徒，正背生惡瘡，瘡口未平，躺在床上，尙不能動轉。所以浮羅子到在他們巢穴以內，掣劍在手，趁其不備，如切瓜削菜般，毫不費手脚，即把這夥匪徒除去。有那精明的一看不妙，當時逃散。浮羅子看匪徒們亡的亡逃的逃，立時引火把匪徒巢穴焚成，惟恐以後再窩聚匪人，不一時，火光上照，映的滿山通紅，轉眼之間，已光一片瓦爍。

浮羅子焚了匪巢，便又回了他那道友處，盤聚了幾日，便別了道友，取道往湖北而去。在途中又被維揚瞥見兩次，浮羅子爲避免糾纏，不願入曉得他的行跡，因此維揚扯

了喉龍招喊，他只故作不會聽見。浮羅子來到襄陽北郊，想在路傍樹叢裏少憩一時，無意中遇見男女兩個一答和在路傍談論，這正是維揚和玉娥談說金哥被一個獨臂怪人拐去，浮羅子一聽，心下料個八九，決想是那妖人又玩把戲。浮羅子惟恐二人輕敵，才故意縱聲一笑。及至維揚玉娥兩內望去，他早轉入林密處，忙施起輕功，奔向古廟。到了那廟方近，正趕上獨怪僧人引了金哥從那廟走出。浮羅子忙隱在一傍，定睛看去，正是那獨臂怪人，見隨了他身後又追出一個僧人，不住向他喊道：「你快把人家孩童送了回去，萬不要作這傷天害理的事。」單臂妖人面目猙獰的冷笑道：「你休管我閑事，若不看在往日師兄弟情腸，我對於你早下毒手了。」帶了那孩童，頭不同的狠狠走去，却把那追出來的僧人氣了個臉白，望了他後影長嘆了一聲，蹣進廟內。浮羅子看到這裏，原想追去把那孩童救回，忽又一想，恐路間那男女二人到來錯傷無辜，這才一提氣縱到樹上。到待維揚玉娥到了這裏，維揚要舉刀傷那僧人，才忙竄到樹下，把話說明，問了問維揚玉娥姓名住址，又說了那妖人脚程甚快，恐他等追趕不上，這才回轉身軀，代他們追去。趕了足有七八十里路，方才追上，那單臂怪人一回首，看見浮羅子，不由大驚。那敢再和浮羅子交手，把腋下挾的金哥急忙放下，邁步如飛的逃去。浮羅子看他已撒下金哥

，到了金哥身前，看金哥睜着二目，如呆如痴，迷藥的藥勁尚未散去。便忙把他抱到一道溪傍，手蘸溪水，在他頭頂上拍了兩下，金哥當時一個寒戰，立時蘇醒過來。呆呆望了浮羅子發怔。浮羅子看金哥生得方面大耳，五官很是清秀，見他這模樣，忙向他說道：「你是被拍花惡人所拐，我特趕了來把你救下。」金哥聽了，忙朝着羅浮子跪下，拜謝搭救之恩。浮羅子看他小小年紀，居然彬彬有禮，十分喜愛，便伸手把他扯了起來。金哥依在浮羅子膝前忙說：「道爺你老人家把我送回去吧。浮羅子笑道：「此地距你家有上百里路天已這般時候，今天是來不及了，明晨必把你送回。」說着，金哥扯了小手，想到方近村中尋家店房，權且歇息一宵。那金哥看浮羅子道貌岸然，藹然可親，隨着浮羅子身傍跳跳鑽鑽，的向前行去，小手不住的撫摸浮羅子腰間懸掛那口古劍。當晚宿在村莊一家店內，次日天明五鼓，即離了這村店，把金哥送回襄陽，路上浮羅子便問金哥可願隨我去學習武技。因浮羅子一見金哥，看他天生異稟，資質不凡，便有心把他羅致門下。這時一問金哥，就看金哥喜的手舞足蹈，便要不同家中，從此隨浮羅子走去，浮羅子，頭搖了搖道：「你得回去稟知你母，我方能把帶去。」金哥小嘴一撇道：「我娘曉得決不肯放我去的。」浮羅子看他這闊綽天真樣子，笑着向他撫慰道：「你不必顧慮

，你母不肯放你，你稟知你母，我自冇法把你帶走。金哥聽了，方把小心放下。當下浮羅子把金哥送回第三天上，夜間來到闔家，留了個字柬，悄悄把金哥帶了去。

玉娥自愛子金哥被浮羅子帶去，祇好等待駝叟來時隨爹爹到川中去看愛子。究竟是否在那裏，心中一塊石頭方能落平。每日坐在家中盼望爹爹駝叟到來，直到十月初間，駝叟才從河南馬三元處來到襄陽。玉娥見了爹爹駝叟，當金哥怎樣被單臂怪人用拍花手段拐去，後來又怎樣由浮羅子救回，金哥回來沒兩三日，忽又被浮羅子夜間來此悄悄帶了去，並留有一個柬兒一壁說着，一壁把浮羅子留的那張字柬取出，遞給了爹爹駝叟手中。駝叟一看字柬，忙道：「金哥這孩子同浮羅子也是有這段緣法，那浮羅子一身武功，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，性格也很古怪，從不肯輕意收徒。已往祇有兩個道門中徒兒，尙未聽他收有俗門中徒弟。這總算金哥這孩子的幸遇，將來造詣定不可限量，你們不必懸系。」玉娥忙把自家的心意是要到岷山去一趟，看金哥是否確在那裏，以便把懸的這顆心放下。駝叟搖了搖道：「既是浮羅子帶去，決無差錯的。況且浮羅子的字跡，我也認得，你還有什麼可懸系的呢。就是你此時定要前去，現下正是十月天氣，蜀山已然冰雪封塞，雀鳥難飛入，就是去，也得等來年春間，冰雪溶化，方能暢行無阻。依我看金

哥這孩子功夫習成，自然回來。這時你前去看他，須知他初習武功，一心專一，你去不是反分他的心嗎？」玉娥聽了爹爹蛇叟這片話，因關懷愛子心切，那裏肯聽從蛇叟言語。蛇叟見女兒玉娥舐犢情深，本來却也難怪，她中年寡居，膝前祇守此一兒，孫門人口單弱，惟存此一脈。今一旦被浮羅子帶去，當然是放心不下，想到此處，不便再爲攔阻。玉娥忙又問：「爹爹何時回川，女兒也隨爹爹一同去川，俾便明春由爹爹領導到岷山去看望兒子金哥。」蛇叟忙道：「我一兩日便帶維揚轉回川去，在我離川的時節，七姑已定於今年秋間迎娶，但不曉此時過門也未。七姑終身這件大事，我擬早些回去，參與她這婚禮。怎奈你河南馬師伯苦留不放，所以耽延到此時，才到這裏。七姑婚期十有八九是誤了。」玉娥道：「七妹已然有了人家，我已聽維揚師兄說了，若非有金哥這事，我聽知這喜信，早入川去了。」

玉娥既決定隨他爹爹蛇叟進川，當把家事料理了一過，又吩咐老僕王成又一些男女僕傭好好照應門戶，在第三日上，一路上荒山寒寂，鳥道盤屈，曉行夜宿，非是一天，早已走入蜀境。這日轉過一個山環，眼前現出一座村莊，這座村莊四面環山圍繞，周匝古樹盤紆。維揚在前引路，一看來到了自家居住的鄉村紀家屯，忙向蛇叟道：「師父，